

美 国 新 科 技 探 案 小 说

A novel by Ellen Steiber
Based on the television series
created by Chris Carter
Based on the teleplay written
by Marilyn Osborn

T H E X F I L E S TM

变形狼人



李淑静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90179868



X档案系列

变形狼人 李淑静 译

THE  FILESTM
SHAPES

A novel by **Ellen Steiber**

Based on the television series

The X-Files created by
Chris Carter

Based on the teleplay written

by **Marilyn Osborn**

12/246/09

*IT12184
1063*

少年儿童出版社

序

西方的小说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到诸如《尤利西斯》那样的意识流,以及尔后的种种现代派,其创作风格和流派的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小说的内核和本质还是写人,写人的心理、思想与命运,以及他们与当时社会环境的种种适应与开拓、矛盾与冲撞。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中国小说亦然)。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开始流行一种以高科技(诸如生物工程、星际飞行、电脑技术)等为背景的侦探破案小说,将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上适当的科幻想象,使它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种种离奇古怪的甚至骇人听闻的案件,然后以推理、侦破的形式演绎故事,使读者在阅读完这些故事后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社会产生批判性的反思,同时又对人类的未来、对茫茫宇宙产生一种童话式的向往与联想。而这种向往与联想是以科学为依据的,

因此,它在发挥小说的功能(美学功能)的同时,又可激励青少年去努力学习,追求科学与真理。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小说,对我们当今中国的青少年读者,是有益的。同时,这些小说又与影视同时推出,也增强了它们的影响与效果。

很高兴地得知少年儿童出版社肯花钱引进这套有意义的书。我相信它在丰富我国小说的品种、开阔读者视野、传播科学文化方面,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萧乾 文洁若

1998.8.2

人口中的狼牙

联 邦调查局探员斯考利开始检查死者的胸部和腹部的伤口。“猎枪打的伤口显示枪弹是从近距离射入身体的。攻击者不可能在三英尺以外。”她解释说。

她的搭档默得几乎没有在听。他跪在古顿斯内科的头旁边。他好奇地翻开死者的上唇看了一会，然后说：“我们需要古顿斯内科的口腔医疗记录。”

斯考利和茨坎尼转向他。“为什么？”茨坎尼警长问。

默得翻开死者的上下嘴唇。茨坎尼和斯考利看到了默得刚刚看到的情况：死者嘴里长着又大又黄的狼牙，每个足有一英寸长。

第一章

蒙大拿州布朗宁,图门德信牧场。

吉姆·派克一整天都感觉到老天在酝酿一场暴风雨。那天下午,牲口们烦躁不安。太阳落下时天空呈现出奇怪的淡绿色。夜幕终于降临。风起来了,像人在痛苦地号叫。整个蒙大拿天空滚雷阵阵,已持续了一个钟头。雨还没下来,但是已经临近。

在牧场的房舍里面,派克和他儿子莱奥站在门边。他们没有说话,只是聆听着暴风雨来临前的声音。他们似乎在等候着什么东西。虽然这东西他们谁都从未见到过,但这东西肯定是来牧场行凶的。

外面,漆黑的夜空被闪电照成了银白色。闪电劈开了乌云,狂风挟着暴雨滂沱而下,接着房屋里一片黑暗。

这突然的断电没使派克感到不安。因为石砌的壁

炉里火烧得正旺，橘红色的火光照亮了屋子，并映在那挂满墙壁的狩猎战利品的玻璃般的眼球中。这些战利品让派克感到安慰。大灰熊、山狮、伐木狼、响尾蛇——它们都证明他曾经在狩猎中遭遇过险境而且获得胜利。今晚他打算再赢一场。

这时派克听到了它的声音，跟前几次听到的一样，是一种低沉愤怒的吼叫，像野兽又不像野兽。有几次派克觉得它听上去像从山上或是地下传出的回声。

声音又近了些。派克当了一辈子的猎手，因此尽管他不确切知道外面什么在嚎叫，却肯定那是另一个猎手，是来捕猎他的牲畜的。

今晚他要做到万无一失。他迅速地把十二发子弹装进他那支猎枪的弹仓里。

派克的目光与儿子的目光对视了一下。莱奥也按下了自己的猎枪的滑动装置。这回他们可是真的严阵以待了。

突然间，从外面传来的怪异的吼叫变成了咆哮，盖过了暴风雨的声音。

莱奥的头不由地转向那声音。闪电像夜总会的频闪灯光一样。在刺眼的白光里，房子里的一切都似动非动。莱奥扭回头望着父亲。

而吉姆·派克此时已不再注意儿子，他正全神贯注地注意着等候在门外边的那个怪物，不管它是什么。

外面，暴风雨横扫牧场，猛烈地摇晃着光秃秃的大树。一小群牲口惊恐地绕着畜栏乱跑，它们也感到害怕了。

借着闪电的亮光，吉姆·派克和儿子向畜栏走去。地上已变成泥塘。派克穿着一件牛仔风雨衣，身上还没湿。但莱奥身穿牛仔裤和绒毛背心，已被雨浇透。他哆嗦了一下，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害怕见到那个他们将要面对的不知是什么的怪物。

派克示意莱奥自己要去牲口棚的左边，莱奥点点头，向右边走去。

这时莱奥紧张起来，因为他听到了那声音。

黑暗中有个东西在嗥叫。

声音仿佛来自露天牲口棚。莱奥慢慢走近宽宽的门口。他的心怦怦地跳。他希望那家伙不是为了马群而来。

他一手抓着猎枪，一手握个电筒，跨进了牲口棚。闻到熟悉的干草发出的甜甜气味，听到马群弄出的声响，他觉得镇静了一点儿。他查看一下马厩，那些马虽

紧张却没受任何伤害。暴风雨总是让它们惊恐不宁的。

莱奥又仔细搜查了牲口棚别处。他发觉自己在做深呼吸，好让心跳得慢一点儿。

黑暗中，一个家伙在他身后悄悄挪动。一个莱奥从未见过的家伙，它两条腿走路，四肢像人，但活动起来有野兽般的力量。在闪电下，它的爪如同象牙色的刮胡刀片熠熠发光。

莱奥确信，牲口棚里一切正常。他又走回到外面，发现地上有个什么东西，便停住了脚步。莱奥发现前面有黑黑的一堆。他朝那儿走去，没有察觉那野兽的目光正在追随他，眼珠子血红血红的。

莱奥用手电筒照照那黑黑的一堆。他的心沉了下去。他来得太晚了——又是一头奶牛死了，皮被撕扯成碎片。他站在一旁，又难过又恐惧。究竟是什么野兽能把一头牛撕扯成这样？他们要怎么才能使它住手？

他又听到了那声音，这一次就在他身后。

莱奥迅速转过身用手电筒照去，正对准了那家伙的眼睛——一双红红的野兽的眼睛。

他根本来不及举枪，那野兽就猛地攻来，一下将他

扑倒了。莱奥重重地倒地，接着感觉身体又被高举到空中。黑暗中一个看不清是什么的东西把他像布娃娃似的抛来抛去。

莱奥·派克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他自己的尖叫和那野兽忽然跌倒在畜栏旁时发出的吼叫。

吉姆·派克听见了从牲口棚外传来的厮打声，急速跑过去，想抢在那食肉兽之前赶到他的牲口那里。

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他看到一个巨大的两条腿的家伙，背上是一层厚厚的毛皮，正在进攻他的儿子。

派克毫不迟疑。他举枪就放。那野兽中弹后身子扭了扭，随即倒下。

派克在儿子身边跪下。这孩子浑身血污，哆嗦个不停，但是没死。

这时，莱奥做了一件他十岁以后从未做过的事。他两只手紧紧抱住父亲，好像再也不敢松开。

派克抱了他一会儿，脑子里却还在想着那野兽。它就躺在离畜栏不足十英尺的地方，一动不动。但他不相信它已死去。为万无一失，派克转身朝它的身体又开了一枪。

闪电再次划过夜空。派克惊恐地看清了他刚才打

死的究竟是什么：它不是野兽，而是人，一个年轻的印第安男人。他上身没穿衣服，露出又长又黑的胸毛，看上去大约有二十五岁，跟莱奥的年纪差不多。

派克被吓得开始颤抖。他一直确信自己是朝一头野兽开的枪，可是他却杀死了一个人！

第二章

两天后，联邦调查局的侦探福克司·默得和苔娜·斯考利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出发，飞往西北部的蒙大拿州。他们是去调查一个名叫乔·古顿斯内科的年轻的特来高印第安男人的死亡案的。图门德信牧场是他们的头一站。

斯考利开着他们租来的车，行驶在横穿草场通往牧场房舍的长长的土路上。“派克这儿地方可不小啊。”她说道。

“五千英亩。”默得说，“在这个地区，他这牧场是最好的牧场之一。”

“而且，他的家看上去像个猎人小屋。”斯考利说这话时，已看到了这幢孤立的两层楼木屋。

吉姆·派克在门口迎接他们，把他们引进起居室。默得迅即环顾屋子的四周：石砌的壁炉、高耸的教堂式

屋顶、玻璃窗朝着广阔的草场。跟许多牧场居民不同的是，派克家日子过得不错。

吉姆·派克五十开外，灰色的头发长到衣领，胡须一字形，黑色的眼睛，目光犀利。他有一副饱经风霜的朴实外表，正像一个在户外劳作了一辈子的人。他粗鲁的态度表明他习惯于发号施令。

派克把两个联邦探员介绍给儿子莱奥和律师大卫·盖茨。莱奥是个英俊的小伙子，看起来二十出头。默得饶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莱奥比他父亲性情温和。默得猜想，吉姆·派克可能快速做出决定的事，莱奥会仔细考虑后再说。

他们在起居室里坐下来。壁炉里烧着火，炉台上摆着个钟和几张照片。然而，屋里没有一点温暖或诱人的气氛。实际上还有一点使人不安的感觉，因为比壁炉里的熊熊火光更醒目的是房间里的那些动物。

显然，默得思忖，派克不仅是个牧人，还是一个猎手。房间里装满了用打猎的战利品制作的野兽标本：一头灰熊凝固在进攻中途，在屋子一角直直挺立。一只大猫头鹰伸展双翅，靠天花板栖息。一只獾站在一张茶几上。一只小狐狸立在书柜顶上。一匹狼龇着尖牙，摆着从一个角落跃出的姿势。屋里的人被一群死

兽包围着。

默得挨着律师盖茨坐着。斯考利坐在他俩对面，茶几的另一头。莱奥站在他父亲身后，显得很担心。派克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边给侦探们讲述事件经过。“我不是杀手。”他一开口就这样说。

默得的眼睛瞟向那些野兽标本。他心想：“那要看是哪种杀手。”

“而且我从未想伤害任何人，”派克继续说，“我只是不能再容忍把我的牲畜在离屠宰场一百英里的地方屠杀。仅上个月就死了四头啦！”他怒气冲冲地说。

“那么，你怀疑是谁或是什么东西干的呢？”默得平静地问。

“先生，你看，”派克激动地说，“那奶牛就像是一张从碎纸机里出来的纸一样。我不知道什么野兽能这样干。”

“那你是说，你认为是一个人或是一些人干的了？”默得又问。

盖茨，一个正在秃顶的中年男人，身穿夹克衫，领口系着蝴蝶结，开口说话了：“我想提醒你，派克先生保释候审期间是自由的。他同意与你交谈，但仅仅限于这一次事件，而不是其他悬而未决的案子。”

“那么，我们也不可以谈谈派克先生与特来高印第安人保护区之间的联邦法院诉讼案？”斯考利问道。

默得看见律师被斯考利问得脸有些红涨。斯考利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长了一头微微泛红的金发和一双深蓝色的明眸。人们在没同她打交道前，大都想不到她有多难对付。

“正是这个意思。”盖茨很快答道。

“等等。”吉姆·派克插话了。

“吉姆，什么都别说。”盖茨警告他。

“不，这不是玩律师那一套把戏的时候。”派克不耐烦地说，“我要公开把这件事弄个清楚。”

派克的诚实令人钦佩，默得心想，不过他不令人喜欢。他不仅在这种场合显得不耐烦，易发怒，而且他的态度表明他习惯于我行我素，给每一个他遇到的人来个下马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派克瞪着两位侦探：“你们认为是我出去猎杀了一个印第安人？你们这样想，就因为我和他们正为了两块地的分界线吵架的事？”

“我们想和平地解决那事儿，”莱奥轻轻地强调，“在法庭上。”

“可是，乔·古顿斯内科死了，身上的伤口是你的猎

枪打的。”斯考利提醒派克，“这表明情况刚好相反。”

牧场主平静了点儿。“我的意思是，它不是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野兽，”他解释说，“可那天晚上，它的确不像人。你们看看我儿子的伤痕。”

莱奥撩起衬衫，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肩膀和前胸满是吓人的抓痕和伤口，但却无法判断是哪种动物造成的。

默得没有感到惊讶。

“天很黑，”吉姆·派克接着说下去，“我们听到了吼叫声。我们就出去保护牲口。”他坐下来，声音里少了点辩护的意味。他的声音第一次听上去不怎么有把握，“我敢发誓我看见了红红的眼睛和尖利的牙齿。”

默得发现斯考利眼中露出一丝狐疑的神色。斯考利不太相信关于魔鬼的传说。

“我以为我儿子莱奥已经……”派克说不下去了。他晃晃脑袋，似乎仍不能相信当时看见的一切，“你瞧，当我发现是那个印第安年轻人的时候，没有人比我更吃惊、更难受的了。”牧场主的声音强硬起来，腔调里带着愤怒，“但是，如果他就是那个杀害我们牲口的家伙，我非常、非常抱歉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找出他来，可……我要说的情况，就这么多。”